

◇七彩人生

夕阳里的自愈课

[南京]周水欣

今年86周岁的婆婆,终于搬离了她的“老窝”,从扬州到了南京,开始与我们一起生活。

婆婆离开扬州是“不得不”:年岁已高,脑淤血后遗症,老家的姐姐妹妹都已经自顾不暇。婆婆并不感慨万千,她收拾了不多的衣物,带着几包药物和补品,义无反顾来到了南京。然后,全力投入到日常,尽力融进我们的生活。

婆婆在79岁那一年脑淤血偏瘫,半边身子和左手不可逆转地无法使上力气。但经过她自己天长日久的康复训练,她能够自己拄拐走一会。一般叫她吃饭的时候,她会开始走,从她的房间床边走到饭桌前,约10步,要走好几分钟。这10步,是她不服输的性情得来的成果。

每一次开始行走,她都要先自己暗自喊话:一二一、一二一。她的脑部无法指挥左腿肌群,但右腿使劲拖着左腿,发出指令:一定要跟上!看到她努力的样子,让人不由得觉得,自己也要振奋啊!

她的手无法拧干毛巾,却总是将内衣裤藏起来,夜深人静时自己悄悄坐在老人椅上慢慢搓揉,拧不干,就自己搭建一个挂东西的地方:将她挠痒痒的“不求人”架起来,压一本厚的医学书,又将衣架搭在棍儿上,下面放自己的洗脚盆接水

——我收拾她房间时看到这个场景,想象她一点一点慢慢挪动步子,想办法将内衣挂在隐秘角落的样子,心中不免感慨。医生出身的婆婆,有着知识分子独有的矜持与倔强……每每看到她全力保持“一切还在掌控中”的状态,我对她,就生出敬重。

“妈妈,有事叫我。”我说。但基本上她不会叫我。

晚上8点,她准备开始晚间功课:泡脚。此时她会打开收音机播放老歌,一边泡脚,一边跟着哼歌。旁边放着小壶热水,冷了就加进去,一直到热水用完。

今年婆婆不在扬州了,逢年过节,拜会她的晚辈几乎没有。亲戚和晚辈忙于生计,不论出于什么原因,没想起对老人嘘寒问暖也可以理解。

有一晚,听到婆婆在泡脚的时候嘟嘟囔囔。“小蚊子好久没见了啊。”她正坐在老人椅上,将脚一只一只搬进脚盆里,然后弓背,伸出右手抚摸脚踝。她微微闭着眼睛:“忘记我这个姑妈了?不像话。”她抬起身,哼着什么不知名的歌,又自语道:“他还是不错的,我脑淤血住院的时候来看我,给我包了钱……不过我教他炒股,给他推荐股票,也给他赚回头了。”她小声笑起来,“我还每年给他孩子发压岁钱,我不亏待他的。”小蚊子是她大哥的孩

子,也五十多岁了,在她眼里,他还一直是那个需要时时惦念、照顾的“小蚊子”。

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刻,我们都不去打扰她。这是我婆婆的自洽时刻。年老与疾病将她的身体慢慢禁锢住,很多问题她没法亲身解决,情绪有时没法疏解,但婆婆每每用这样自言自语的方式,将骨鲠在喉的一些郁结,慢慢开解掉了。例如,这位“不懂事”“没有来问安”的侄子,最后在她的回忆里,也是拥有很多温暖过往的仁善之辈……

婆婆泡脚完,哼着歌,慢慢移到床前,对着客厅,更像对自己说,“睡觉睡觉,明天再说。”关门熄灯,她房间里窸窣窣的声音渐渐安静。有时,听到她笃定又自信地劝自己“明天再说”,我就会想起小说《飘》里郝思嘉的名言: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。”是的,虽然年岁不同、经历迥异,但我婆婆骨子里的韧性,可是不输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郝思嘉呢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一场“静默”的决赛

[扬州]白露

临时改作赛场的阅览室里,观战的师生敛声屏息,偌大的房间没有半句喧哗,唯有胶皮撞球沉闷的噗噗声,以及小白球磕碰球台发出的笃笃轻响。执裁老师定下特殊规则,以球网为界,各自班上的球迷坐在己方选手一边,哪边区域有人出声,便直接给己方选手扣分。我站在朝向大门的球位上,成为这场特殊静默决赛的参赛队员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乒乓球风靡校园,富民小学年度乒乓球赛如期拉开帷幕。小组赛、淘汰赛都在操场露天水泥球台开打,每场比赛都围满学生,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。我惯用一面光板、一面贴胶的自制球拍,依托光板出球迅猛的优势,打法利落,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决赛。年少的我满心期待,渴望在阵阵欢呼里全力以赴,冲击冠军。

谁料,决赛前夜大雨倾盆,操场积水遍地,水泥球台边泥泞湿滑,露天赛事被迫易地。学校决定腾出阅览室,把决赛放进室内,又搬出全校唯一一张标准实木球桌取代水泥球台。

然而,难题来了,紧贴学校围墙的平房住着一位患病老人,常年神经衰弱,经不起吵闹。往日赛场远在操场,喧哗惊扰不到老人,可阅览室离老人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,动静

大了,肯定影响他的休息。

校长提前登门沟通,和老人的儿子商定,决赛将全程保持安静。

为进一步降低击球噪音,校方再出新规:参赛球拍一律双面贴胶,以便降噪。

突如其来的器材更换,打乱了我的节奏。原本赖以得分的光板快攻无从施展,胶皮削弱了球速与力道,挥拍、接发球处处别扭。往日一板绝杀的扣杀,此刻往往力道不足,遗憾飞出界外。看得出,我的对手也同样不适应新球拍,擦汗的时候对我咧嘴苦笑。

赛场气氛很压抑,球员不能嘶吼、叫嚷。我和对手实力在伯仲之间,缠斗不休,前两局战平。决胜局我在赛点上遗憾丢分,以一比二惜败。

满屋观众严守约定,无人叫好闲谈,只有众人目光追随着来回穿梭的白球。比赛结束,我与对手下场后,戏称打了一场“哑巴球”。

周五颁奖,老人的儿子不请自来。他自掏腰包,为冠亚军各赠送一本崭新厚实的硬面抄。一句“你们都是冠军”,悄然抚平我落败后的失落。

岁月缓缓向前,儿时诸多热闹的往事渐渐模糊,唯独这场特殊的静默决赛,依旧烙在我的心底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